

十

書

史通卷第十三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編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馬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

浦本作陶唐
之御刑以字

宋本作於世
宋本作著錄

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然。乃若少
昊之以烏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
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
斯竝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
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
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
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
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
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

而談竝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
終秦繆其書所錄惟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
至於廢典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令
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按論語曰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
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

何校注作可
使用

浦本注作釋也

宋本作而美之
宋本作加之下
同

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
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
經四處注皆全
寫先儒所釋

浦本曰下
言字宋本
作無言

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按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其錄也。觀夫子之

浦本語改諸

何校作是為

宋本作評其

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魯多淫僻豈無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已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評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評曰。上古民淳事簡言亦古朴。至於後世恣飛馬

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而後汗牛克棟不勝繁矣
孔子詩書之刪春秋之削然有深意未可輕議
附評經以垂訓故紀言多於事史以載事故紀事
多於言其體然也尚書似史實經惡能盡載三代
事論語序孝弟明性道故學徒轉相誦說非爲其
言重之也家語陳事業一言未純疑後人附益故
不立學宮非爲其事輕之也子玄疑古并疑論語
尚書竊所未解

附評漢景魏文竝論已是不倫而竝丕於孟共目

爲曩賢精鑒薰蕕猶梟鸞於是同器連棲矣况湯有
慚德武未盡善夫子之立論婉而章而子玄以爲
芟夷不存春秋論語爲尊親諱夫子之著書曲而
中而子玄以爲飾智驚愚安矣何者殷吾祖也周
吾君也而魯父母之邦也子玄上鄙武韋目爲毋
媚下鄙士大夫不長載削而何足以知此義乎其
不及於禍幸也

帝孔甲立方好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
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

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
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歿以
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
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人事而信用
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_弑其子子不
忍食煞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
氏及斟尋氏而相爲澆所滅后緝歸于有仍生少
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

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後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亾

左昭二十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
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
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
所願也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曰
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
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

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檇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緡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此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宋本作且論語

浦本作者矣

評曰：魏延、楊儀皆小人也。孔明猶棄瑕用之，盡其牛溲馬渤之用，况用得其道，徂詐作使，亢悍之才，咸可任事，豈宜逆探其惡而不用哉？若元凱之未盡用者，或因年事之差，或待僉謀之允，未可知耳。附評：克明峻德，自是聖人性分內事，本亾足疑，比屋可封，猶孔子所云：大道之翫，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意耳。亦何足疑考？尚書當堯之時，放齊、舉丹、朱堯、曰嚚、訟、驩、兜、舉共工，堯曰：象、恭、四岳、舉鯀，堯曰：方命圯族，堯何嘗不辨不肖。

乎孟子曰堯憂洪水舉舜敷治服虔云八凱垂益
之屬杜預云八凱垂益臯陶之倫司馬貞云禹在
八凱之中應城陳士元云今所傳八凱之名蒼舒
隤歆檇歆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也隤歆伯益
字庭堅臯陶字是八元八凱堯未嘗不舉史記乃
云十六族者堯未能舉何其誣也史通輕尚書孟
子而獨信史記至誣堯時善惡無分賢愚共貫妄
矣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或曰高
陽氏名顓頊姬姓或曰妘姓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或曰帝嚳高辛氏姬
姓名嚳或曰妘姓

少昊青陽氏一曰金天氏

帝鴻氏有不才子渾沌賈逵曰帝鴻黃帝也正義
曰杜預云渾沌不開通之貌神異經云崑崙西有
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
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性有腹無五臟
有腹直短食經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角有凶惡而

行依憑之名渾沌按謹堯性似故號之

少皞氏有不才子窮奇服虔曰其行窮而好奇正義曰神異經云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勤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按共工性似故號之

顓頊氏有不才子檮杌賈逵曰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正義曰檮音道力反杌音五骨反神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尾長二尺人面

虎足豬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按

鯀性似故號之後楚史亦號檮杌

緡雲氏有不才子饕餮賈逵曰緡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在緡雲之官也神異經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上頭戴豕性狠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强者畏羣而單名饕餮按三苗性似故號之

名疑舜誅四凶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乃四獸之名渾沌帝鴻氏不才子謹堯也一作驩堯一作謹頭

古文尚書作鵬咬或云縉雲氏子帝鴻孫也窮竒

少皞氏不才子服虔云共工是也檇杌顓頊氏不

才子賈逵云謂鯀也檇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見

史記注饗饗即謹堯子三苗也山海經云顓頊生

驩頭又云鯀妻遺腹生驩頭驩頭生苗民是驩頭

為禹少弟苗民其姪也然書稱禹格有苗則山海

經謬山海經又云三苗一名三毛音訛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

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

宋本作讓于

何校作其地虛
云按水經瓠子
河注小城成陽
在咸陽西北半
里許實中俗
以爲囚堯
城

宋本作近古
有雄

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憑斯異說頗

以禪授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為證者矣而猶有

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為帝丹朱而

列君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

者乎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

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

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

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評曰子玄此論全為曹馬劉蕭而發唐時除亂之

迹庶幾湯武猶奉越王侗而陽尊之。古來沿習舊
奪可唾可鄙。杜少陵云禍首燧人氏知言哉。

附評棄洙泗之刪書信汲冢之瑣語是蟬翼為重
干鎰為輕由叔季之姦雄方帝王之禪授是以小
人心度君子腹子玄之失奚止後六經進姦雄已

哉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
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
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嫫劃地氣歆瘴雖使百

宋本作号汨

盧云按魏都賦風俗以糞糞為媼此劃字

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
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舍茲寶位如釋重
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
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
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
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
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馮云遷房陵乃王遷非嘉也盧云按屬文不可疊兩遷字故借用嘉字以熟事讀若易以意會也然不如依淮南泰族訓作趙遷於房陵為當浦本也上有者字

評曰舜之歷山載記有三葬於蒼梧地里非一後
世帝王疑穴非一豈因虞舜而然乎要之存而不

論可也

附評考蔡沉集傳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方猶雲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又明尚書周洪謨氏曰按舜年九十三自謂倦于勤而命禹居

攝豈有百有九歲之後其衰已甚而又南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爲此說者惑于書陟方乃死之文耳今按韓子謂竹書紀帝王之歿曰陟師古云古謂掘土爲坑曰方是時舜年已老故垂歿之際先定其壙蓋亦不過謂君死之後可葬某處非若後世選擇風水預爲壽藏也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于鳴條得之子玄輕孟信遷必以陟方爲蒼梧之野以南巡爲文命之志不獨誣舜且以誣禹

附評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
 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
 房州房陵縣西九里太史公云趙悼襄王廢嫡子
 嘉而立遷秦既虜遷趙之二大夫共立嘉六歲秦
 破嘉滅趙為郡由是以談遷房陵者趙王遷也非
 嘉也

王伯厚云舜葬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為卒於
 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
 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

東海縣有蒼梧山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
 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
 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
 二詩可祛千載之惑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啓所誅又曰太甲殺
 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
 人多不之信也按舜之放堯又之殺季無事別說足
 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
 戮竝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

宋本作文王按
 竹書紀年作文
 丁各本多誤作
 文王
 浦本刪文之殺
 季一句
 浦本刪此後
 二字
 宋本作唯伊尹
 見戮
 宋本作推而

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由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典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評曰：桓玄不殺晉安，致有元興之禍，以致零陵蒼梧、巴陵皆掩恨於蒿里，皆此等議論啓之也。附評史通既以舜之放堯無別說，足驗又云舜廢

堯立丹朱，何自予盾也？桓玄遷帝尋陽，改元大亨，益曾遷啓邪？卽位邪？柰何以玄擬益也？孟子曰：益相禹，淺施澤未久而啓賢承禹，民自歸。夏子玄奉汲冢如著蔡，聊孟書若弁髦妄矣。

浦本湯誓序云

湯誓序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

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

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

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偽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合夫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截剪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評曰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太史公猶疑其若無問諸水濱虛謬可知如以務光為有則王倪被衣齧缺之類亦有乎

附評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蓋慙其德之不如堯舜禹以得罪於來世聖賢之心也子玄乃謂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逆人未形之惡加人烏有之罪刻矣不信仲虺之誥而信殷祝之篇好奇之偏一至於此

周書汲冢周書也湯祝解第六十六略曰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以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莊子湯以天下讓卜隨隨投桐水讓務光光投盧水呂覽云隨投潁水光投募水紀佗帥弟子跋於

窾水申屠狄踣於河逸士傳云禹聘務光爲上卿
光投於河仙傳云武丁欲以務光爲相光投梁水
皇甫謐又以務光爲黃帝時人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
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
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二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
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爲秦誓數紂過失亦猶
近代之有呂相爲書絕秦陳琳爲袁檄魏欲加之罪
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竟列紂罪有倍五

宋本作競列

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
亦云安有據婦人臨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
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爲先此其自古
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宋本作於是

評曰端木之言非爲紂分疏也甚言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不可爲不善耳子玄認以爲真幾於膠
柱鼓瑟矣

附評武未盡善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則殷周之
際孔門自有定論蓋自夷齊扣馬一諫以後疑武

王者紛紛不獨子玄也第子玄以億萬人獨夫相
比而疑恐非書意紂有臣億萬為億萬心惟億萬
人各分其心益見紂之為一夫耳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
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
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
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微子之命篇序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
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毋軀分裂永言怨耻生

浦本篇下
序字

宋本作生人

宋本作載髮按
載與載通用

宋本作慙議

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
俯地何以為生含齒載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三叔
狗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
名教生死無慙於義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
為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
負讐雪怨眾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
其疑七也

評曰武庚遭時之百六而能因其內間離彼腹心
鼓煽淮夷使之犄角天下幾復為殷有矣使大風

不作成王不悟周其岌岌哉。

附評周之頑民殷之忠臣自昔記之矣武庚而頑

則夷齊不仁祖伊不賢邪合管畔周志雖不就可

見成湯於地下

論語曰夫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

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

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

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文

王受命稱王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

浦本作大矣周
浦本書下序
宋本作曾無
盧云按劉氏所
引出緯候之書
必明著書名亦
斷不略舉其端
而以云云括之
之理此或以後
世以緯候為忌
諱輒改之耳
今攷禮記文王
世子正義引
尚書中候我
候我應云周
文王為西伯季
秋之月甲子未
雀銜丹書入鄧
部止於昌戶
乃拜稽首受
最曰姬昌蒼
帝子亡殷者
紂也又史記周
本紀正義引
易緯云文王受
命改正朔有王
號於天下劉氏
必約此兩書之
文
宋本作說也

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

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

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

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

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設也

其疑八也

評曰西伯自羨里既釋如鳥脫籠翩然翱翔不可

復制而昌黎文王操曰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今可

謂得聖人之心而昧其迹者矣

附評孔子稱文王爲至德而孟子以聞知予文王
馬昭何人敢與比擬第據史記西伯受命今年伐
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
崇侯虎而作豐邑改法度制正朔夫崇侯虎非惡
西伯於紂者邪事類脩怨跡嫌投鼠不奉正朔何
名事殷諸如此類理不可曉此祖伊所以懼而子
玄所以疑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

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
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
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
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
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鷄
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蔿申
生之將廢也曰爲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
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
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

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爲其譽乎其疑九也

評曰殷帝之含光所以爲妙者以其無迹可尋也
泰伯至處全在無迹可尋若偷生免死而畏禍出
奔一重耳夷吾能之矣何至之有

附評論語稱至德者二文王至德以服事殷也泰
伯至德非以天下讓季歷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猶
文王意也陽以遵父之命陰以成已之志孝之大
忠之極故曰至德而非子玄所能與知也

史記宋宣公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

公子伋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說
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
令左公子伋之太子伋毋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
讒太子伋宣公乃使太子伋於齊與之白旄而令
盜遮界上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知
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白旄卽殺太子可毋行太
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
其白旄先馳至界盜殺之壽死而伋又至謂盜
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併殺伋以報宣公按宋宣楚

平之惡千古一律

史記楚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王稍益䟽外建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周語景王旣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鷄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爲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王弗應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

晉語申生之將廢也士蔿語人曰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太伯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

何校作夫豈

宋本作誤我
宋本作不誠按
誠成通用
宋本作之放
浦本無明帝
二字

宋本作其義
浦本詩改書

乎亦不木而辭體與齊又向未為無非又與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
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
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
公不說斯則且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
坐招訕謗雖爽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
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
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識而周公自以
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

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
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評曰召公大賢猶與召公有所不悅况管蔡之庸
庸者乎且管蔡與淮南阜陵事體不同漢至文明
根基已固可全親親之恩周至成王王室動搖不
免斧鑿之缺勢固然也

附評劉中壘說苑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
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日言內事者於
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

史通 卷之三

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
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
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
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
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
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
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嗚呼周公之志定矣故
美王滿生一言而決罪人斯得以禦罔兩如子玄云
云可也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犯不軌當棄市文帝制
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
廼不食而死

阜陵質王延光武子也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
中招姦猾作圖讖祠祭呪詛事下案驗有司奏請
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
陵王食二縣事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
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察而會

宋本作大底

宋本作研覈

宋本作固亦

浦本武成下有之字

宋本簡下有而為累文與近古同焉九字宋本作事詐下作已吳

之以相研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覩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三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按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策

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沉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評曰諺云妍膚不裹媼骨余亦曰直筆不屬權奸使成濟抽戈和帝飲恨者何人而可以載筆若上古之書容有鋪張過實者耳豈吹塵鑿影者同乎哉

附評以遠古之書為妄則尚書春秋皆妄矣仲尼丘明亦沉約而已矣以春秋之義律沉約沉告馬昭弒君約勸梁武受禪皆亂賊也比孔左於沉約

可乎不可乎
莊子通輪車工扁名酒滓曰糟漬糟曰粕

史通卷第十四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外篇

感經第四

二十六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

浦本刪之字

宋本作炳掃與此全

失何者。觀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洒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鬼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剛

詩讚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據其史文。評之於

後。按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

未論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

伯以夷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

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

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弑君。各以疾

赴。遂皆書卒。昭元年公子圍弑其君。邾敖襄七年鄭

公而春秋但書云。楚子麇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

浦本按字已下另起

浦本何者以下另起乃臆改也

浦本作夷禮

浦本注作襄七年鄭子圍弑其君

齊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

云鄭伯髡頑卒

楚子麇卒齊侯陽生卒禮

案此二田依春秋世次改列

浦本作凝脂

宋本也下注第一條

為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弒。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擬指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論一也。其一條

評曰。春秋之作。另有精意。游夏不能贊一辭。若如子玄所議。夫人能作之矣。何以稱絕筆哉。

評曰。俗云。不怪殺人。只怪磨刀。乞與此磨刀者也。原情定罪。其律審矣。不然。迎寘于家。返還於我。欲以何為。而顧可輕貸國哉。

附評弒逆大惡也。易貸人不可易。加人亦不可。三君蒙弒。而彼國各以疾赴。夫子曰。吾惡知其非疾也。因赴書卒。不易以弒惡加人也。慎之也。已得其實而傳。以弒書竟。亦未嘗貸之矣。穀梁求其故。不得而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胡氏仍之。夫鄭髡頑。齊陽生猶可云也。楚子麋非中國。而不書弒。其說窮矣。趙盾正卿。許止冢嫡。春秋責備賢者。非楚圍鄭。駟齊人比也。子玄安得以此例乎。又按齊乞野。幕之弒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由

宋本作齊。茶下作楚靈。宋本上作戮。下作縊。又作禍由。

盧云按後注乞比二字誤行後人因并誤改正

盧云浦改齊茶作齊乞楚靈作楚比語甚不順

其改常壽作觀從尚可通至移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殺下小

注於前頗失劉氏本意注謂齊陳乞楚公子比也

也正指春秋所書者言耳若上文是齊乞楚比

其事非難知顧肩肩為下注脚

手黃本小注但行乞比二字此更增

作比謂公子比也左傳非僻書何須辭費如此當

依宋本正之

浦本作池魚

浦本作君下急

宋本作好繫

宋本作以沃

宋本作真不

宋本也下注

其二條後并

放此

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弒。乞謂齊陳乞比亦楚公子比也

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則

邾之闞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

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曷

不書弒乎。宜書云闞其所未論二也其二條

附評茶之立非陽生意也陳乞阿景公而立之也

立之自我廢之自我野幕之弒乞惡得辭春秋書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茶則陽生之罪亦

著矣楚公子比奔晉胡為乎歸哉歸于楚不奪不

饜乾谿之弒比惡得辭彼常壽過者始亂者耳史

通欲貸乞比而歸弒於陽生常壽過矣

左傳陳乞使朱毛遷茶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胡傳昭十三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

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

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

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

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注楚宣王朝諸侯魯

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

史通 卷十四
四
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
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
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
楚救趙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
又淮南子魯酒薄而邯鄲圍許慎注楚會諸侯魯
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王之主酒
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
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二注不同

左傳定三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闈以餅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
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
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
瑕而寢其鑿也室虛空之傳嚮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

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
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
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
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

宋本作妍蚩

宋本作虛室

浦本作為人君者

浦本作也手

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為人君者夫子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乎。其所未論三也。其三條

評曰：衛文之廬于漕，則固未嘗滅也。漕，衛邑。諸侯之國，盡封邑，皆其所有。觀夫子書在乾侯而不書在鄆，意可想矣。晉文之請王自狩，忠亦至焉。真空谷足音。夫子豈其不晉是全哉。

附評傳者：經之輔也。閔二年冬，十有二月，經書狄入衛。傳曰：遂滅衛。則既著矣。若因桓恥不書滅桓，尊周攘夷，即狄入衛亦足恥，而寧必書滅僖二十

有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公羊傳不與再致天子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三傳皆不與晉為周諱也。何為成文之美。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注云不書盟耻

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桓二年，公及戎盟，我實豺狼。

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

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論四也。其四條

浦本注作錄也
二田戎盟下補則
書之三字

評曰春秋之法隱而顯微婉而多風不書與戎盟則無以見潰防之始書與吳盟則無以見殺耻之忠義各有攸當也

附評春秋桓二書公及戎盟于唐而哀八十三不書公與吳盟非耻吳為夷而諱之也諱城下之盟也若唐之盟與戎修舊好也兵不次於泗上盟不在於城下惡乎不書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于讎

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具書畧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其五條

評曰寶玉非小後人以得一玉而改元元璽未聞得一邑而改元者也子玄以為小何哉

魯定公八年陽虎欲盡弑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

浦本皆以名書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論六也其六條

評曰哀姜正位中宮而宣公以庶奪嫡其書子卒子者繼世之詞明乎宜有國者也孟任割臂盟公微乎微者也母既與哀姜異子烏得與惡視同哉附評般惡及視皆公子未成君而弑也野公子未成君而毀也般野名惡及視不名為例不純誠有如子玄所駁者以愚度之莊公無適嗣盤孟女之子也故名名般罪莊公之不立嗣也文公長妃為哀姜生子惡及視適嗣也故不名不名惡及視罪宣公之奪適也野毀而卒非弑也與般惡視異矣左傳襄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

禭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弑

浦本息下有原注及宜改爲殺小注一條

浦本無之故二字下作他皆放此也

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爲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公羊傳申及者何累也雖有此

釋其義之故難通既未釋此其所未諭七也其七條疑共編於未諭他故放此也

附評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

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

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

畏強禦荀息不食其言皆賢也若必曰及殺其大

夫孔父荀息則不名書法矣弟字孔父名牧息何

也孔子爲祖諱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

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天酷斯則

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

止爲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

煩碎之甚且按汲冢竹書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

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

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之事無大小苟

涉嫌疑動稱耻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

也其八條

宋本作其晉亦誤盧云疑當作即下及當作其

宋本作之事與此全

評曰春秋之法大惡諱小惡不諱然有事雖小而實大者如公送晉葬是以天子之禮事晉也公與吳盟是以城下之禮事甘也為齊所止逼於高圓強委禽焉為邾所敗獲我公胄懸諸門焉非小失也也能無諱哉

附評史臣以今書古易以今書今難若據事直書亡褒貶委婉之義則人皆可作春秋不必孔子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以此對司敗曰昭公知禮對陽貨曰諾吾將仕孔子處魯君臣委婉如此

而况筆之書乎子玄譏其動輒恥諱厚誣來世正不知春秋之意嗚呼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春秋孔子蓋逆知後世必有罪我如子玄輩矣

按照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左傳

曰納北燕伯款于唐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別邑子曰齊之事我乃知之矣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垂僻習其訛謬凡所編

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浴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論九也其九條

宋本作伯于陽者何
浦本不重唐字
魯校注刪唐字
浦本無齊之事三字
宋本作是則

附評經昭公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杜預注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昭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齊大夫陽卽唐燕別邑則以陽爲邑矣公羊傳齊納北燕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則又以陽爲陽生矣二傳釋經尚無定說千載之下何得便有雌黃

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日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

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旣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旣不書傳又闕載缺畧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其十條

評曰滅江滅黃後不復舉其國者以宗廟俱燼無

君國之人也。許斯歸而後，又舉其君者，或者稟伯國之令，而更封植之耳。其說誠未可曉。

其附評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
公成立則斯雖執許未亡也。哀元年許男與曹圍
滅蔡元公成也。子玄未之考耳。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他皆倣此，至於夫子所修

宋本作放此

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
謂滅耿滅魏滅霍也
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為疎闊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

舊法魯策成文

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其

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論十一也。
其十一條

評曰：宗周之時，于有餘國，見於春秋者寥寥無幾，豈獨三國哉？若六鷁退飛，孟之執泌之敗，由此兆焉。乃夷夏盛衰之所關也。

今本比夫以下至成文二十八字誤作小注依浦本正之

浦本作者乎

附評瑣語春秋卽晉汲冢竹書中所稱瑣語十一
篇也晉史言魯國甚詳豈有魯史不能紀晉事乎
第經孔子筆削或書或否自有深意存焉據子玄
之駁是謂晉瑣語賢於孔子春秋妄亦甚矣問孔
之取不亦宜乎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而
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
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
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
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僞莫分
是非相亂其所未論十二也

其十二條

評曰後世稱良史者猶曰其事直其辭核况夫子
爲萬世作史之鼻祖豈輕聽人赴告而不審實哉
附評夫子作春秋來告則書不告不書來告者皆
承其說不改其辭慎之也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也若不告而書及來告者改而書萬一傳聞失實
如信史何故又曰信傳信疑傳疑

凡所未論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

牆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其十三條

宋本作莫知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摧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馬。按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其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

浦本自按古以下另起乃臆改也

宋本作墳出

何校作曰殺

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師出瑣語晉春秋也

宋本作不可能而何校作得而浦本說下有矣字宋本作子夏與此全

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關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能而殫說。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其十四條

評曰：酒帳簿一經太史公筆削，便成佳構。春秋一經，夫子筆削，乃成完瑜。惟不能深研其妙，則以為爛朝報科目，不以取士經筵，不以進講。如王臨川者，實子玄之論作之備也。

附評孔子自言述而不作竊比老彭又曰不知而
作我則無是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氏述春秋
傳皆以古文公羊亦謂仲尼修經皆約策書成文
則夫子固未嘗作春秋也子玄乃譏孔子因其成
事就加雕飾豈知孔子修春秋之本意乎雖然其
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又豈子夏
之徒能贊一辭哉延嘗細考之春秋古文公卽位
孔子修之曰公卽位不修春秋莊七年四月雨星
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桓實弑隱

春秋書曰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齊人弑桓春秋
書曰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三家逐昭公春秋書
曰公孫于齊此孔子所云竊取之義也豈盡馮古
文如子玄云云耶

又按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弑邾敖
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
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
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
而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其十五條

評曰滕不與衣裳之會。宋公執之當矣。但不歸之京師。故不得爲伯討。春秋書荆楚之事。多有變例。不使與中國同也。
附評宋人以滕子罪及民告。春秋不得不書執然。宋以一會而虐滕鄆二國之君。宋之虐也。故史通曰。宋襄執滕子誣之以得罪。

經僖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杜預注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考成十五年

例左傳成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

否

浦本又案
宋本作惡誠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爲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

浦本注無有字此字

宋本作荀子下同

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

三。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殺逐其君者有五。七有隱閔般惡視此五君被

弑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

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

三也。其十六條

評曰。春秋。吞吐。狐筆。史簡者。不啻滄海之於涔蹄。

至今閱之。盛夏猶被霜雪。而曰空言無補。此又與

於篡弑之甚者也。

附評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泛觀春秋戰國

亂賊比肩。何懼之有。竊亦嘗置疑。及細考之。春秋

未作之先。周天子弑逐者四。齊鄭楚之篡賊其君

者三。魯之殺逐其君者五。春秋既作之後。至於秦

始二百年。周止叔襲殺哀王。嵬殺思王。魯則絕無

殺逐孔子之功。偉矣。子玄乃謂孟子之云。為烏有

之談。何未考與。

左襄二十。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

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

宋本作周禮

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又按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一故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
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
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
虛美四也。其十七條

評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以諫魯於夫子桑梓之
邦也陰諱其事於經陽顯其事於傳神龍變化隱
現不常豈依違以免禍乎

附評太史公有言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
哀之際則微恐未盡然羽父實弑隱公而書公薨
桓公與聞乎弑而書即位齊人實弑桓公而書公
薨何彰之有若云春秋於他國之事則彰於魯事
則微斯得之矣子玄稱孔子危行言遜吐剛茹柔
庶幾知我而又云推避求全依違免禍未免罪我
何其言之自牴牾也故謂子玄精於史則可精於
春秋則未可

浦本作又案

浦本作班固

宋本作五矣

按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
 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
 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固云仲尼歿而
 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也其

八條

評曰春秋端本清源之書趙穿弑君而宣子當國
 桃園之弑百口難辭江乙亡布而令尹尸權耳目
 不明竊盜難免豈雉代兔死李代桃僵者可比
 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

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殫之觀其
 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
 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
 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
 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
 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
 舉者過在下也曰其對人蓋亦謂趙盾曰
 列女傳楚大夫江乙之母也恭王時乙為郢大夫
 有人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無

何其母亡布八尋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曰令尹信盜之乎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望而紉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

而不以是爲過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償母布賜金千謚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旣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馬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觀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其十九條

昔王充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擿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爲詳之其二十條

宋本作眾善馬必察之與風俗通義正失篇同

何校作者乎

宋本作廣破

評曰麟經一書傳信與傳疑者參半。信者固當遵。而疑者亦當駁。但子玄之駁。駁其所不當駁耳。若昔王克以聖人活詞作自己死句。江南腐氣盡鍾斯人。善而不察。同美惡之形。美者平其善。惡者

附評王克問孔已亡忌憚子玄惑經尤屬繆戾。困學紀聞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克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亦

曰克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佛胎公山之召爲濁。又非其脫驂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克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卽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克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

宋本作而議與此全

宋本作各用浦本咳聒

宋本作可矣下無至字按當有

宋本作凝滯按凝古亦但作疑

劉歆始重左氏而書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聒籠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疑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摧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

宋本作書為按為字疑焉

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竝共詆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懼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評曰以左氏之神化而見擯於末儒猶叔孫之毀仲尼固無足怪閱桓譚新論猶積猗頓之富其於左氏必有襲鬼當心而不容頃刻離者亦相詆訾殊所未解

扶風賈逵字景伯明左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又令逵發出左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云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

十人教以左氏

公羊疏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逵之前何氏作墨守以距長義以強義爲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

沛國桓譚字君山好古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新論

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
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
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
述策閔友琴道各一篇餘竝有上下

東海衛宏字敬仲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光武
以爲議郎

蒼梧陳元字長孫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
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傳博士范升奏左氏淺
末不宜元乃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竝用深

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
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
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
家之所覆冒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
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
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
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
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

依浦本注校正

宋本不重義字

何校增

宋本作年凡按

當作非宋本

注作制也

宋本作書之按

之字疑衍何校

書下空三格當

有子服魯伯命

宰人出禮書一句

宋本傳按

必古通單下同

蓋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

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

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

義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明周禮皆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辯義傳孔

以為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

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

哀三年魯司鐸太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

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檇杌

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觀其傳

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

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

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

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

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

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

先乎者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

正言書既而先賢耆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

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他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

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子孫竝列斯則難矣彼二

浦本史改產

浦本先下有者

浦本善改書

浦本班馬改冊

史通

卷十四

二五

浦本作書錄

宋本作齷齪

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辯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筆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齷齪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

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

而奧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

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郊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

舉八元八凱魏絳荅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是也徵

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荆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

林父說文公敗楚於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他稱

踐土盟晉重耳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

申蔡甲午之類也也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

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

宋本作季孫對宣

宋本作魯服

浦本注作類是也宋本作措

浦本已改行

浦本楚字改作楚子麋卒

浦本羊改穀

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古。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穀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瞶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

斷然以下云。乃二田所補。今姑增之以便句讀。禮宋本。作于內。宋本。作太半。與此全

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太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

浦本削去尋字以下二語盧云此二語誠亂道其妄已具見上文自不可掩今據刪此八字與下文亦不合

依浦本注校正

浦本作賊弒盧云疑是宣昭

宋本作元成

浦本作屠岸

宋本作現其哭陽門

浦本刪介夫乃止四字浦本作項實刪齊所

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垂此義而

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

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杜預

釋例曰此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

之記具稱失得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儒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

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

之賊弒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

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

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

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不成聾瞽者矣且當秦

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

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

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

僑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

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出賈誼新書子罕

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

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

史通卷十四

浦本作賢者

宋本作秦穆與此同

浦本昭改平

宋本作倍楚莊按倍陪古通

浦本作穆公錄改略

宋本作孫息

宋本作累基

春秋為賢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

政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秋之

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

云其君陪楚莊王葬焉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丘父而云

生在鄭穆之年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號公而云時當趙

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樂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

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

累基申誠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

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

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

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

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

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與師春在焉按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

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瑣語者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皙云若使此

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皙

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

注釋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藉為晉紀師範事具干寶晉紀敘例中由是世

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

浦本作多與

宋本作迄于

浦本作師範

宋本作左明

浦本作傳皆

浦本苟下有能字

宋本作從此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皆有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評曰左氏之於經也猶蚩蚩之於距虛乎缺一不夫可無左氏則仲尼一書信有如金陵之所譏者矣

公穀之為書子玄雖以五短譏之而發凡起例大是辨才足與丘明差肩而立但借劣以表勝不得不過為抑揚耳

附評子玄敘左之長揭公穀之短如分蒼素矣至於春秋之幽得傳而顯則上之抒仲尼之微婉者左也史記新序之繆得傳而証則下之開萬古之瞽聾者左也而非子玄之精練亦無以析其義而彰其功昔人謂杜元凱為左氏忠臣子玄申左之左之功不在杜下

杜預傳進爵當陽侯立功之後耽思經籍爲春秋
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摯虞
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
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正義云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毋
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
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
以爲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

左桓二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
禮也臧哀伯諫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公不聽周內史聞
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左昭二十二夏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室亂叔鞅至
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
所與者天所廢也

陳寔曰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祀而史記言
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
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程嬰

杵臼之事與史記異○按左傳無屠岸事止以嬰齊通于莊姬而同括逐之故莊姬愬於成公而欒郤徵之遂族滅○按考要云同括死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姬不關岸賈未知史遷何

據

京相璠言玉堂之

遺事

一

曰

子

德

必不

左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

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郟

春秋宣十二年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詳左傳

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

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

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

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

其孰能當之按春秋諸國盟而携携而盟睦而猜

猜而睦何常之有豈謂宋晉方睦而晉遂不規宋

乎而盡其節之節也而皆不遺也
胡傳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
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
桓公滅之孰信乎按胡氏此說實出子玄善於
經襄三年六月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盟左傳陳請服也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
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
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
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謹按襄年再盟君臣
雖和然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實始於此此豈非
政逮於大夫之漸乎穀梁之說亦未為非未可以
左傳無文而遂排之也

秦穆公與魯僖公同時楚昭王之立在魯昭公二
十六年相距百四十年豈有秦穆之女為楚昭夫
人之理列女傳誤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三年實鄭簡公之十六年
也去鄭穆公七十八年劉向七錄誤

楚莊王有馬死欲葬以大夫禮優孟曰馬者王之

所愛也堂堂楚國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榿楓豫章爲題奏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注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

索隱曰案傳玄云號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

年趙簡子時焉得有號按號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按劉向說苑稱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向說是索隱解誤號旣滅久矣安得稱太子邪

左成十八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按周子晉悼公也去文公六十四年由文而襄靈成景厲悼凡七公亡樂書諫文事新序誤

荀息死於奚齊晉獻公時也獻公後爲文公文公
後爲襄公襄公後爲靈公相去三代而云息諫晉
靈說苑誤

劉歆字子駿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歆見
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以左丘明好惡與聖人
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
親見詳畧不同請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
文尚書皆列於學宮大司空師丹大怒奏歆改亂
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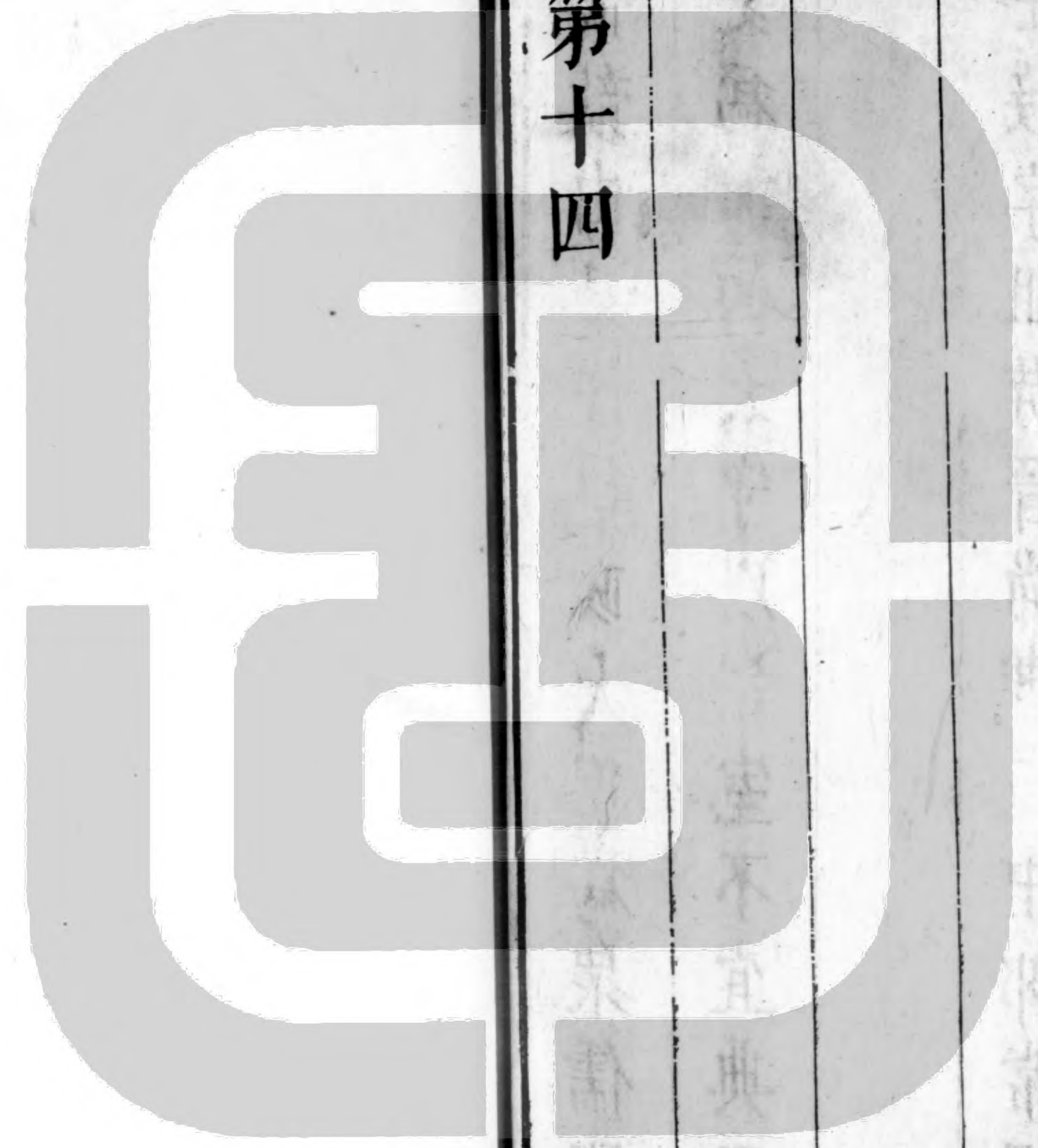
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
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

原

猗氏王接字祖游晉尚書殿中郎常謂左氏辭義
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
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
訓釋甚詳而黜周主魯大體乖核且志通公羊而
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
義

荀顗字景倩或子也魏僕射司空顗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

史通卷第十四



書